

美術館教育的本質省思—— 主體教育

Reflections on the Essence of Art Museum Education -
Education for Building Subjectivity

周文 Wen CHOU

國立台灣美術館助理研究員

一、前言

當我們在觀看事物的過程中，常常只是從單一角度來看，如深入些則可能會由另一角度再觀看，好像我們在山頂往下看，又從山下往上看，這樣的話，也許比單角度觀看事物，來的較為圓滿，但此觀看事物的方式，還是不為完全，所以我們需能環狀式的觀看事物，才可破除局勢的限制。

教育工作就像觀看事物，必須環狀觀看，才可能全面學習，當然，教育不是那麼簡單，非但自己需要學習，也需幫助別人學習，學者和學習者皆要學習。而學習需要深思熟慮和長遠的規劃，我們知道教育是全面性的，是對個人的人格培養及潛能的激發，換句話說，教導人們認識自己的主體性，從而解讀自己是「人」，不是客體的事物。眾人皆知，可由各方面從事教育人們的工作，譬如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科學，都是教育的科門。如何讓人們浸淫其中，進而知覺自己的主體性，此是教育主要的功能和價值所在。

既然了解教育本質的工作，現在就縮小範圍，只談論國內美術館教育本質的問題。因國內經濟的繁榮，也漸要求文化方面的提昇，希望達到所謂精緻文化的層面。可是文化轉型時，在我們的觀念中，仍存在著經濟繁盛的模式，常常大言不慚的叫喊：「經濟第一」，所有一切須向經濟學習，以經濟包紮文化，因此文化教育也需經濟成本的計算，一分錢的經濟投資，就需一分錢的文化生產，看似相當合情合理，卻帶給我們一份文化怪胎——「商利文化」，這種文化背景下，也產生商利教育的思想形態。

「商利文化」的每一事物都需經計算差額成本，以「量」代替「質」，越多量產和越多銷售，才符合經濟的要求，將一切量化作為實際的評估對象，而量化的結果，所有客體對象均是對等單調，相同的生產方式，不斷的重複再重複，生產者只要依據固定的模式，就能進入量產行列，此過程我們的思考形態，也漸僵化固定，帶來統一的思想類格，相異點消失不見，人們無須思考，因為思考整合的工作，是

上層領導的職責。這樣的思想意識作為全體理則，無論是社會、政治、道德、教育、文化都遵循此理則運作，其結果是喪失所有的人文精神及資源。失掉的人文精神和資源要如何恢復？可能只有依靠教育，才能喚醒接近麻木昏沉的人們，既然教育是我們的開門之鑰，就需好好的選擇這把鑰匙。

但在選擇的過程，往往大家的注意力只在鑰匙，卻忽略真正重要的部分（選擇者），鑰匙的好壞，拿捏的尺度是在選擇者，於此可見，我們常忽視事物本質所在。今日教育欠缺的，即是「教育本質」的認識，好像和尚指月，大家爭看和尚的指頭，而忘記那高高掛在天邊的明月，認識未清和不當，是我們最大的損失。其實教育簡單的分類，可分為自我教育、他人教育和群眾教育，其中自我教育是後二者的基石，沒有此基石，他人教育和群眾教育可說不可能，如何進行自我教育？除了接受其他教育外，就是自行打開追求智慧的門徑，多閱覽及開放心胸，讓更多的資訊流向自己，像海綿一樣盡量吸取水分，直

到飽和溢出也不放過吸取的機會。

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在於能自覺自識，體認自己是一個人，因此教育最終就在於完成自我凸顯，從認識外界進而認識自己，自存才是最極點，失掉此點又如何說明存在的可能？而自我教育也在於主體的開顯，這開顯正是教育的功用。

近年來台灣教育界興起一股教育改革的風潮，鬆綁和不鬆綁成為表面層的問題，好像只要鬆綁就能解決台灣教育所有的癥結，雖有許多研究論文因應而生，真正深層看出問題所在的卻不多，很值得我們思考，難道台灣教育界真的如此淺視嗎？當然不是，可能因為所見問題實在多如牛毛，一時無法整理出頭緒，這裡可知最後整合者的重要性，問題經提出後，再來即是整合處理，處理的適不適當，那又是另層次的問題。滕春興教授在《哲學雜誌》第廿九期的文章〈教育改革與人本哲學思想〉，很值得我們細讀，文章中提到教育改革的主軸是人本教育哲學，就在於正確的教育哲學思想為導引，有了正確的教育哲學思想，才會有健全的教育活動，他認為儒家的教育思想，是今日教育改革的正確方向，本文很同意此說法，此也是這篇拙作所要討論的重點，以人為本的教育，才是任何教育的根本，脫離人本就無所謂教育可言，美術教育也不例外。因此希望對美術館的教育本質，作一簡單的論述，這裡的進路先行討論美術館的定位，其問題是在問美術館成立的意

義何在？接續問美術館教育的本質，此問是放在本質層的問題，表面的教育項目，只是作幫助釐清的任務，再來對「主體性」教育的思想，嘗試作較深入的思慮，以回應前說的不足處，最後很簡單結論作為結束，希望能對美術館教育提供一些不成熟的見解。

二、美術館的定位問題

此節所謂定位問題，就是在問美術館成立的意義何在？美術館的成立與否和多數人有關，也和多數人無關，為何需要成立如此單位？筆者認為是相當值得討論的問題。在討論之前，我們先說明一般對美術館的觀念是什麼？美術館和博物館只是譯名的不同，實質上並沒有很大的差別。"Museum"字源於希臘語"Mouseion"，意思為「供奉繆司、從事研究之處所」。現今對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解釋為徵集、保藏、陳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及人類的實物，並為大眾提供知識、教育和欣賞的文化機構，大致分為藝術博物館、歷史博物館和科學博物館。這段話清楚說明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組織架構是徵集、保藏、陳列和研究，由此架構推演出今日各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展覽、推廣、研究及典藏等基本部門，而其功能在提供知識、教育和欣賞，國內各美術館（博物館）往往將教育放在推廣部門，此是不太正確的觀念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中的各部門都具教育功能，都有能力執行教育任務，應該全館皆有提供知識、教育和欣賞的機

能。推廣只是執行教育任務的事項，該部門最好避免規劃全館教育計畫和方向，以免侷限館方的教育功能，無法發揮這部分的機能。美術館（博物館），是反映人類的自然、文化和社會環境，以「實物」語言來和大眾溝通，反映社會也服務社會，通過藏品在自然、藝術、考古、人類本身等方面表現過去、現在及未來的價值，以提高大眾的欣賞層次，更進可激發其探求的精神，喚醒我們的創造潛力（請參閱《大不列顛百科全書》第三冊，頁65，丹青圖書有限公司出版）。

前面所說，提高大眾欣賞層次、激發探求精神和喚醒創造潛力，可看成是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功能及成立的因素。提高大眾欣賞層次，不是為大眾選擇欣賞對象和提供價值判斷，現今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教育，常不知覺的教導民眾怎樣選取美的對象，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加於眾人，難道「美」就是我們說的嗎？提高應是輔助的意思，而不是干涉或參與，輔助含有引導意味，如何拿捏其中的分際，那就需相當的慮擇。激發探求精神，則有壓擠的醜味，這是要用較強硬的手法，促使眾人內心中的欲求，進展開來以達追尋的目標。喚醒創造潛力，我們知道創造能力，乃是大家的天賦能力，無論小孩還是成人，都有創造力，只是有人已潛藏過久，早就忘懷創造力是何物，所以需喚醒，讓朦朧不清的心清醒過來，知道原具的創造力，等待我們發揮及應用。

在《成長中的美國博物館運動》這篇文章，有段很有意思的文字，他說：「致力於豐富人類經驗蒐藏的工作是所有博物館的重心，藉著激發我們與生俱來的移情、共鳴體驗、知識成長的本能，博物館也同時喚起我們內在的人性。」（《博物館學季刊》第八卷，第四期，頁4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印行）。喚起我們內在的人性，這裡的人性是指什麼？東西方對人性的解讀不太相同，傳統的看法有性善說、性惡說及性無善惡說，不論何種人性說都需面對劇烈改變的事實衝擊。美術館（博物館）也無法避免衝擊，多樣化的聲音，將是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未來既定的語言。衝擊的力量可能超出大家想像之外，因此人們會找尋一處可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作為思考和探索的立足點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即具這安寧的處所。談論至此對於定位（為何成立）問題，慢慢進行釐清的解析。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專業要求也是定位的因素，專業這名詞常產生錯誤的見解，認為就是專門的學科使用在美術館（博物館），原則上不能說錯誤，而應是誤導觀念，許多人認為要做到專業，即是排除另外領域的學習，唯一提供專門學科的學習，簡單的說，美術館的工作人員，只有美術系畢業者才是專業，這種以偏概全的看法，對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發展有相當的不利影響，專業不

是從這裡要求，因為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是一綜合體，由各式各樣的學問領域組成，不可能只是單一的個體成為美術館（博物館），講專業是建構在服務大眾的層面，如何作到服務大眾才是專業所在。服務大眾，引申出服務對象是否以大都會或社區群體為基準，近年來社區博物館很興盛，很多博物館相關問題始終圍繞於社區的架構上。

現代美術館（博物館）在複雜的社會背景，遭遇當今哲學、語言、文學、藝術、宗教等各方面無情的挑戰，除須自我調整腳步外，還要重新規劃定位的策略，此規劃幾乎涉及人文歷史、地理環境、人類學、符號學、藝術教育、管理學及宗教輔導各介面，這些介面的改變，迫使「她」不得不重新論析背後的意識形態，於斷裂、混亂、位移和不確定的現代語言下，又將如何建構新的定位？其實建構前仍須先做識別的工作。識別除認識自己外，另即是找出社會大眾的需要，追求完整性的目標，順著正確的路徑釐清模糊重疊的地帶。

將前面所說試著整理一下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成立的理由有：

1. 對事物的徵集、保藏、陳列及研究。
2. 提供大眾知識和教育。
3. 提高大眾的欣賞層次。

4. 激發探求精神及潛在的創造力。

5. 喚醒我們內在的人性。

6. 專業化的服務大眾。

在這些理由中，「喚醒我們內在的人性」，是所有的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成立，其最終精神所在，人性的顯發才有可能架構起一切，作為支撐人類文明展變的α點，因此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定位，就須超脫傳統式的藏品保管者和知識傳遞者身分，前進到人性顯發觀念的表達階段。事物的徵集、保藏、陳列及研究，只是初階的實質工作，就像是我們的國中、小學，開始啟蒙教育做的預備，例如購買書包、鉛筆、課本等。到了知識教育和欣賞就是高中階段，人們知識慢慢的開展來，能夠認識許多美好的事物，已經可自我學習。大學階段即是能自我學習和價值判斷，所以激發探求精神和創造力。研究所的階段，應是將人性展現出來，知道「人」是主體，做為主體的人必須善待萬事萬物，才是真正的主體。從這些理由可看出美術館（博物館），是一教育單位，但所包含的教育範圍不侷限在兒童、青少年或成年的養成教育，終身教育的續演，所以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是一和學校不同的教育機構，必須負擔民眾教育的責任。

三、美術館的教育本質

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，是屬於藝術教育的一環，就性質來說，其教育為全人式教育，和學校不同的是，學校為階段教育，所以題材範圍、施教方式二者都有很大的差別。在題材方面，學校教育可含括科學、政治、經濟、藝術、哲學、宗教和社會等等科目，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教育則僅以藝術為主題，在範圍就顯現較狹小些。施教方式，學校以未成年人為對象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是以成年人為教導重心，全人教育才是其教育本位所在。於此，必須認識清楚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，應盡量避免和學校教育重複，當然有時可推廣教育至學校，可是不能當作館方教育的主軸，只能是輔助的性質，因為學校不太適合只是專門單科的教育，沒認識清楚這點，常常發生混亂和干擾。

最近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流行巡迴展覽，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，無不是想推展自己的收藏品及館方的教育理念，此是很可喜的現象，將消極的教育方式，主動化為積極的教育模式，生動活潑是其施教方法，期望能有更高的教育回應。施教和推廣方法，當是以吸引受教者為依歸，所以任何的施教方式，都能讓人接受，只要是正常適當，怎樣奇特怪招都無可厚非，重點在教材的內容本質，方法有很多種，教材也因教而異，但本質是唯一的，即在「全人」，讓人能夠是人。我們知道孔子以六藝教人，六

藝就是教材，多元的教材在於培養完整的人格，使我們都可成材成人。因此教育的目的最初是喚醒我們，等大家清醒了，才能繼續受教、繼續成長。

依上面所說，討論重點先放在教材（廣義）上，教材的選擇常會決定教育的方向，因此必須慎重考慮教材，就以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為例，教材包括藝術、美學、人文、科學、地理及歷史等各方面，可說是五花八門，每門教材都有其重要的功能和作用，也許有人認為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，只是做些展覽的傳達研究和美術推廣，那就非常的膚淺，因為表面的教育，帶給我們只是幼稚的認識，此為學校的初階教育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不適合作這基層的教育工作，我們要做的是「藝術人」教育，什麼是藝術人？很難回答此問題，大家可以這樣認定，「藝術人」是須有藝術、文學、科學、哲學和道德素養，他是位具整合能力的通才。現今社會的藝術專家，只有少數可算是「藝術人」，因只專門一科的專家，沒有資格稱作「藝術人」，所以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是培養通才的教育。台灣現在所謂的通才教育，常是單一方向，就是學理工的學生須修人文學分，而人文的學生卻不用學習理工，又是一斷向的學習，另外通才教育也常轉化為「通財」教育，可悲又駭人的事實。既然我們明白通才是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所在，即須調整教育的策略，多元化進行教育工作。

國內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，通常依據上級的指示，每年規劃年度教育計畫，但規劃人常是為符合上級的口味，或想一鳴驚人，再加上自己的藝術素養不夠，且在爭取亮麗成績單的前提下，只好以大眾的所愛為教育依歸，多數量化就是品質的保障，「商利文化」的教育因應而生，多少成本多少回收，教育的數位化現象，難道不令我們擔憂？「民衆的需要」一直是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指標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最高的指導原則，其實這是很危險的指標，但有多少美術館（博物館）能夠當機立斷拋棄此原則，當然「民衆的需要」我們必須尊重，必須滿足此需要，可是這種需要也須導引，讓人們有能力認識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麼？應不會全是初階的表面教育，適當的導引才是教育最後宗旨和本質。

其次，教育方式的問題。為達到教育的目的，可用各種方法施教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教育的推廣，大約有展覽活動、專題演講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館外教學、媒體傳播、藏品典藏、社教活動、研習、聯誼會等項目。每一項都有其功能和作用，但有時因主事者的喜好而專注於某項方式，容易造成教育不均衡現象及資源浪費，常有人認為辦專題演講因聽講人太少，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，這裡又產生商利文化的教育思想（多少成本多少回收），教育不能這樣的計算，如真是如此成本回收的數化教育，那我們應該計算每年投資在教育上

的經費，每年就須有多少位諾貝爾得獎人，才符合我們的教育成本。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數位化，是其教育最大的盲點，如何突破這盲點將是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教育，能否更上一層樓的關鍵所在。事實上，公家機構的運作都有一定的預算，想做到不顧及預算的教育，是不太可能，但我們可以顧及到教育的均衡問題，每項教育依需要做調整工作，如專題演講聽講人數太少，可以減少場次，卻不能完全取消此教育項目，這不但顯現主事者的不智，更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。好像是在學校課程中，將數學課取消，理由是有很多學生不喜歡上數學。同樣的道理，我們不能因很少人聽演講而終止演講項目，可做調整場次外，另就是開放演講的主題範圍，避免將演講限定在某範圍內，盡量開放演講空間，以人文、美學、藝術為講演主題，應可吸引聽講人。此不是教育項目的問題，是教育推廣有些失當的地方，修正後就能解決人數問題。觀念的導正是很困難，但錯誤觀念所做的決策，帶來的後果更令人不敢想像，所以教育主事者須有正確的觀念，才可能推動教育理念。

我們以國立台灣美術館曾舉辦過的教育活動（民七十七年至八十七年）來看，就可大略看出其美術教育，在培育「藝術人」的理念之

下，是否已充分完備？依據《台灣省立美術館開館十週年紀念專刊》統計資料，展覽方面共計舉行五百九十四檔，國畫類一百三十檔佔首位，最少為美術設計類三檔，其中二十五檔以上有書法類、油畫類、版畫類、攝影類、複合媒材類和綜合類等展覽。由前可知，傳統美術類還是展覽重心，對於較前衛藝術仍抱持著樂見其成的態度。典藏方面（民七十二年至八十七年），收藏作品計有四千四百四十五件，以素描最多有九百七十五件，其次國畫七百六十九件，水彩畫七百二十七件，油畫五百八十二件，最少的畫類為粉彩畫九件，收藏作品沒達二十件作品有篆刻、粉彩畫、應用美術、混合媒體等類別。其藏品也是以傳統美術作品為依歸，所以典藏教育大概離不了這些教材。推廣教育是美術館教育執行組室，該組室的推廣教育工作，常是推廣教育的指標，這裡，我們簡單閱覽該館（民七十七年至八十七年）的推廣教育項目，計有專題演講一百七十四場次、座談會、研討會二十一場次、美育活動二百一十場次、美術研習班七百八十七班次、師資研習班八場次、空中美育三百八十一場次、美術家聯誼活動十二場次和典藏複製品巡迴展七十七場次等。由這幾項教育項目來看，美術研習班和美育活動是推廣教育中較多活動的項目，整體的教育傾向成人教育

方面，和學校的互動關係較少，此是美術館教育的特色所在，學校教育有其教育面向，和美術館雖有相關，但並不很相同，各有各的教育領域，最好不要太多重複，當然學校是美術教育推廣的理想場所，美術館應該保持和學校互動，可是我們需要考慮，美術館不全是和學校相同的教育機構，她必須負起所有民衆的教育工作，層面比學校寬廣和深厚，如希望播下美術的種子，須是全面性的插秧，決不是受制在某面相的耕耘，那就失掉美術館教育特質。全面和普及的教育，即是培養「藝術人」的教育，美術館教育非單向的進路，多元、多向、多層，才是美術館教育真正的法門。在研究推展方面，國美館於此段時間大多是委外研究，範圍放在台灣前輩畫家的研究，並沒有太突出的研究方案，館內的研究非常缺乏，或許有很多因素而讓研究人員無法全力以赴。

國美館的實例，使我們了解到美術館教育的深廣度，寬廣就是全面、就是整體，深層就是由小孩到成人的全人，美術館的教育本質即在此處說、此處講，單向的教育規劃是殘缺不全，點放式的教育活動是膚淺不實，自欺欺人的策略。教育要深遠持續，一點一滴的累積，才能百年樹人，好好的全盤規劃，避免商利的教育形式，成本計算帶

來只是經濟效益，不是教育精神真正的突顯，我們所要的教育是「人」的教育，讓我們清楚我們是「人」不是「物」，是「質」不是「量」，美術教育即應是「人」的教育，可是常常被倒置過來，「人」只是被教導的物品。

四、「主體」教育的凸顯和思考

量化的結果就是主體的消失，主體(subject)最初有置於底下做基礎的意思，基本的獨立實體。自笛卡爾提出「我思故我在」後，主體觀念更加確立，主體的凸顯使自我清晰明見，主體的質地在笛氏來說是思想，我國儒家則是為道德實體，無論是何性質主體皆是我們教育的對象。

主體教育就是自我的教育，美術館(博物館)教育也是自我主體教育的環節，不能自離於外，建構自己的美術教育，成熟的美術教育即在培養成熟的自我主體。自我主體教育的意義是什麼？首先，自我主體教育就是要使我們能夠成為「藝術家」，並不是只懂藝術的人，而是含括所有讓我們成為「人」的教育。其次，自我主體教育就在於人性的發展，追求真善美的生活。真善美是人生最完備的境界，自我主體非單是「真」的教育，「善」的教育，或「美」的教育，需是三者一體的教育，我們求真(科學)、求善(道德)、和求美(藝術)，以往常於單獨境域辛勤努力，其

實三者一體，我們誤解真善美的整體，將其中的一項當作全部，以偏概全看不到完全的事實。再次，自我主體教育在於領悟創新，擴展我們的視野。急功短視是現代文化的通病，無論在文化、政治、社會等等的建設，都常用經濟的眼光給予檢視，培養出速成的文化模式，雖有華麗的景物，卻是華而不實的建設，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促成，沒有悠久的奠基工作，這種文化很容易消失，就算是有些成長的規模，也會被同化而夭折。

自我主體的凸顯，改變人們的觀念及思考方式，教育也不例外的產生變化，過去以群體為教育對象，漸被自我意識所突破，個人代替群體，結果為尊的個體取代高高在上的群體神話，尼采的名言「上帝已死！」雖驚嚇到許多現代的心靈，但卻敲醒沉睡夢裡已久的人們。教育不再是權威式的從上而下，也不是由下而上的吸取式，應是相映相合的互動式教育。現代教育的特色就在自我主體教育，使自我主體認識自己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自我主體的自由，什麼是自由？一般來說就是不受外物壓迫或限制的狀態，自己擁有某種自決的能力。這種自由還是相對式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是理性自主的，不受感性所影響。自我主體的自由就是如此，能夠意識到自由，才可能有真正的自我，自我的確立，接續而來即是自我和他自的關係，我們如何看待別的個體？他們是對等的個體或是差別個體，他自是自我的反

射，兩者是反射的關係，好像兩個玻璃球互相對映，自我中有他自存在，由他自也可顯像出自我，二者若離若合，雖是兩個不同的個體，卻互涉及的部分體，因沒有自我就沒他自，沒他自也見不出自我，我們必須明白自我和他自，其實是相共體，於此相共體回復群體，再度組合群體，出現新的群體關係，即是所謂現代群體，一個相互尊重，共同命運的生命群，教育就在培養共同群體的意識，由這意識造就獨立的自我個體，才是真正的自我，懂得生命的真諦，生存的意義就在此。

自我主體教育，不能失掉對生命的認識，前已說過藝術教育為自我教育的一環，我們不可為藝術教育而教育，須是生命教育，讓自我突顯卻不失群體意識的整體教育。一位完全的人，即是「藝術家」，對生命涵義的詮釋，不失一隅、不偏一面，明白生命是藝術的內涵，有生命的藝術才是藝術。現今的藝術教育，最大的缺憾在於脫離生命，肢解生命，以藝術解釋生命，忘了藝術的本質就是生命，人們常以為藝術是多形態，所以生命也是多形態，只注重多態化的發展，卻忽視本質的內容，「藝術是生命的顯發」，不是就等於生命，可是現在的藝術教育，其教學是讓人們知道藝術的浮面，而無法探觸到深層的生命現象，觀念藝術的發展，就是已有感覺現代藝術的殘缺，希望能夠有所補救，但可惜的是，從事藝術工作的藝術家，常是缺少人文哲學的訓練，導致藝

術精神只能在事物的表層流竄，自己無法深入看事物，又要教導人們嚐試藝術的精髓，此是否是一大思想上的神話？

國內最近成立了許多藝術相關的博物館，提倡專業人員專業管理，原是很有新意的創見，結果是想以一瓶子裝下所有江河的水，好像一隻小青蛙想吞下一頭大象，不想被漲死也難，專業管理絕不是成立美術館就要請美術系畢業的人來管理，那就有削足適履之嫌，美術系畢業的人只是藝術工作的專業（請注意藝術工作和藝術的不同，藝術是沒有專業可言），所以專業管理是不能用在這地方，須是多樣思考後才可定值說明。由於觀念的差距，國內對於文化工作，都喜歡開花，不喜歡種植的工作，因為種植沒有喝采、沒有掌聲，只會流下沒沒無聞的汗水，此對文化主事者是多大的傷害，不如移植別人辛勤的果樹，硬生生栽種於我們文化樹上，管他開什麼花、結什麼果，只要是花果就好。無根的文化帶來功利的價值觀，漠視一切文化資產，藝術教育就在培養即時開花的技巧，多少掌聲決定藝術多少的內涵，藝術價值在於經濟的計算，藝術家的養成，也在於售出多少作品作為指標。在不知不覺中，培養出畸形的經濟文化體，可悲的是，所有的人還沾沾自喜，難道沒有人看

到文化死亡的徵兆，幽靈已揮動手上的鐮刀，切下文化的脈息，生命的絕滅先令人瘋狂，再使你麻木死亡。

很清楚的，自我主體教育脫離不了生命的覺醒，如果無法覺醒，那外在的一切都是假象，成立多少的美術館、博物館，只不過是浮面不實的欺騙，雖能短暫的心安，到頭來還是空歡喜一場，因此我們要認識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教育，必須是深入扎根的教育，不能是初級的美勞教育，簡單的美勞動作，雖是基本教育，但此類教育應放在學校內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是一全人教育，兩者的功能如無區分清楚，越俎代庖不但吃力不討好，甚至造成混亂紛雜的情形。自我主體不是事物，因此不能以事物對待，教育讓我們覺醒，使我們知道自己是人、知道人和事物不同，這區別非常重要，當自我主體清晰地，不再懷疑自己是主體時，就可確定自立點，由此點作為萬事萬物的展現原質，觀持而不受持，相互尊重、相互依存，自我主體即於此凸顯，及安身立命在此。

五、結語

教育在培養「全人」，而今日卻常是被分割成某部分的專門教育，專才教育不能說沒有存在的必要，

但過度的專才只是窄化生活和思想，更進一步使自己僵化，讓「人」成為「非人」，完全是空空的框殼，自陷於虛無黑暗的深淵，因無知和愚昧，沉迷在如此環境中而無法自知及提昇，此時教育的功能即於顯現，帶動著我們省思，反轉不為我們所確定的質性，將其轉變為助動原力，推昇提越的能源，把否定成為正面跳躍的力量。就像潮汐有進有退，高高低低還是原來的海潮，外在形式的變化並不影響內在本質，體認原始的存在，才有可能認識教育本有的意義，這不是形上問題，是實實在在關於大家的，所謂當下立即相遇的問題，於此強調的是，教育非決裂的部分，應是完全的整體，如何實現此教育整體，就須我們的智慧和決心，給人們完整無缺的教育環境，避免切割式教育所帶來的傷害。

依前所述，切割撕裂的結果就是人格分裂，懷疑、空虛、茫然和無知，宗教及唯利的盛行，足以說明當前社會病態的嚴重，要調整此現象急需整體的教育，美術館（博物館）的教育，也是教育環節，必須負起教育的責任，規劃出完全的「成人」教育，讓我們能受到整體的藝術人教育，便是美術教育真正本質所在。■